

## 優等獎 | 開車進不了臺北城

父親說，開車到不了的地方，不是天涯海角，而是日日通勤往返的臺北城。

建築工人父親沒有周休二日，晴天上工，雨天才休息。平日與孩子沒有交集，放假的日子也總與孩子錯開，好不容易大家賦閒在家，他得抓緊機會，走十分鐘的路程到三個路口外的小巷子取車，把車開來，在樓下按響兩聲門鈴催著全家下樓。

那兩聲難聽又嘈雜的電子門鈴，一直都是我最期待的聲音，在漫長的童年裡，久久才響一次。

我趕忙下樓，看見銀白色房車嘖嘖怠速，巷道對面畫上白線的地方不知又停滿了誰家的盆栽和交通錐，氣惱著這些盆栽老是讓父親得把車停得好遠好遠，就用腳把上頭隨意種植的銅錢草、馬齒牡丹踏平洩憤。父親把平日粗工工作的家私往後車廂搬，拿抹布擦去沾滿椅套的泥沙塵土，費一把工夫收拾好，盆栽也被我踏得實平了。

孩子爬上車，駕駛座上的父親戴著購車隨送的遮陽棒球帽，轉過身來說：欲去叨位？

兄弟二人聽聞此言，就興奮得把腦海裡想得到的遊樂場所全當成建議：去兒童樂園（當年在圓山的兒童育樂中心）、去森林公園（一九九四年開放的大安森林公園）、去看侏羅紀公園（是電影院林立的西門町）。父親皺眉搖頭，不發一語。我本著任性想再拗一陣，但哥哥早就放棄，一副早已司空見慣又難掩失望的表情，將手枕於腦後，等父親接下來的一句話。

臺北城進不去。

我不懂父親說的臺北城和我認知的臺北市有什麼不同，而且為什麼會不得其門而入，只一陣胡攪蠻纏後，父親終於踩下油門，風景動了起來。在還沒有導航和 google map 的年代，母親翻看地圖，父親跟著路標，同一條路，兩個人經常各自表述，一路將開車的戰場延燒至家庭婚姻婆媳關係，便誤打誤撞地從甲處來不及停下乙處直達丙處，圓山繞過大安開到了西門町。

可以看電影了嗎？

怎麼可能。

自家住宅區車位難尋，更何況是市中心繁華之地，但凡大小道路只要能停車就算是臺腳踏車嬰兒車也能畫上各種色線——紅線停不了，白線停滿車，黃線更是陷阱，停不得，父親那個某某朋友不就以爲能暫放一下遂吊著心臟看完一場電影，一出戲院就車去人空，遠遠看到地上粉筆寫著拖吊場連絡電話一片紅字，電影再好看但看到此情此景不由得也忘記電影有多震撼。

在銀色房車的更多年前，公司配給了父親一輛大卡車，車身足有一般小客車的三倍長，是用來載運釘板板材用的，也成了父親的代步工具。

這輛大卡車拉風得很，我第一次見到它時，一樣是在兩聲電鈴聲後，父親吆喝著要我和哥哥上車，但駕駛座狹仄，只能擠兩個人，父親索性將我和哥哥抱到沒有遮棚的後頭，把四片不到三十公分的橫板拉上栓起，看上去，兄弟二人就像兩顆小水果不合尺寸地裝在一個大箱子裡上路。

謝凱特

謝凱特，本名謝智威，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小說獎、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獎、蘭陽文學獎、林語堂文學獎等，現任報社編輯。在臉書寫字，把日子結晶。

大卡車氣勢不凡，一坐上去立刻就感受到何謂南面稱王、帝王之姿。父親催下油門，我和哥哥就一路吹著大風，甩著飄逸的秀髮，皇帝出巡般不停向後頭的車子揮手致意。若換算在古代，也是有八人轎輦的氣派——如此，就進得了臺北城了吧！

不，當然不行。

五分鐘後車子停下，一回頭果不其然，警察先生關心後座兩名幼兒乘車的安全，不得不略施小懲，開個單，並把我和哥哥塞回前座。我那時還小，尚能於母親襁褓懷抱；哥哥可就倒楣了，坐在手排排檔上，父親一檔換二檔，二檔換三檔頻頻敲得他大腿內側疼痛難耐。

大卡車進不了臺北城。騎重機，總可以能進臺北城了吧？

父親也曾擁有一臺穿過山林，越過綠野的野狼一二五。他戴上墨鏡，跨坐在野狼上頭，載著當時仍是女友身分的母親兜風。約會男女形象鮮鮮如墜，但一結婚，孩子一生，車背上的帥哥靚女變成父親母親，中間夾了一個哥哥。我則被父親抱上油箱蓋，他用厚實溫暖的手臂環住我，不讓我在一個過彎壓車摔落至地。但只要野狼跑的時間一久，油箱蓋燒得如熱鍋鼎沸，而我就是鍋上的肉塊，嘶嘶燙得半熟。

四貼的車子果不其然才過了基隆河，進了松山區，警察義交小巷伏擊，就連路人也對這顯場面側目——太危險了吧！父親只得偷著夜裡載著一家四口，月光照路，去了三仙臺看曙光，阿里山看星星。他趕忙用當年捲底片的傻瓜相機拍了天涯海角的證據，而如今，照片呢？拿去交暑假作業了。

暑假作業呢？

回收了。

沒有體力再次踏遍天涯海角的父親只得拐回臺北內湖自家，難得的假日聚攏一家人開車出門不能往臺北城，只能一路踩著油門，風景漸漸杳無人影，一片蒼翠，峰迴路轉的山路繞得我暈頭轉向，吐了一車。哥哥碎語一句，又來了，又只能爬山了。

爬山不好嗎？爬山很健康啊！

車終於開到碧山巖，眾人爬幾百階樓梯氣喘吁吁才到廟裡，父親戴上墨鏡靠著欄杆眺望當年還沒有臺北一〇一的盆地，其姿態，就像在拍偶像劇；而一旁兄弟二人窮極無聊猴子般橫衝蠻撞，發現望遠鏡像發現新世界一樣向母親討要幾個十元硬幣好奇投看。知道這次出遊又要在爬山參拜的進香行程中結束，不死心的我試著在鏡框裡找父親所說的臺北城的痕跡，想想看到底是哪一道牆擋住了父親，以致連車都開不進去。遂將鏡頭緩緩轉動，撇開山丘，看見基隆河切開內湖和松山機場，再過去就是都市裡頂樓加蓋，比鄰著的鐵皮閃閃反射著陽光，越往西邊看去越是高樓，幾幢摩天大廈像天地間的柱子戳穿了畫面。

臺北就在那裡，母親指了指臺北車站和新光三越大樓。

但把鏡頭拉回來，到底沒見到想像中方方正正的土石城牆，就連一道柵欄也沒有。

城呢？擋住父親去路的城在何處？找不到城牆，也就不能像踩著門前盆栽花草般把城踏平，讓父親帶著我進城去。

我和父親之間，有一道隱形的城築了起來。

捷運板南線通車後，國中同學一通電話撥到家裡，電話中說著幾點幾分哪個公車站牌集合。我抓了零錢出門，搭公車，轉捷運，在地底高速移動的車廂中，聽見一個又一個陌生的站名複誦著，青春期的我難掩興奮，想像等等就會碰到城門關闔，脫口便問現在是要去臺北嗎？同學聽了覺著奇怪，無情笑說，一直都在臺北啊！你第一次出門嗎？最後在臺北車站出站時，摩天樓、招牌、各種標語和五色行人，四面八方湧上來的新穎灌得人喘不過氣。同學把震懾住的我拉著走路，逛起街時卻又像脫韁馬般四處探看，把每個櫺窗壓滿自己的指紋和五官形狀，頻頻問著同學這些認識的英文字母拼起來卻陌生的單字各是什麼意思。同學指指招牌說，吶，那個N是賣運動鞋的，那個S是賣手表的，那個J是賣背包的。重新拼湊起字母，我才發現同學身上早就穿戴過這些記號標註過的美麗事物，而我身上穿戴的是母親買來的大批發成衣。

進城這麼簡單，只要用幾個銅板，就能讓人在地底暗暗穿梭，直達繽紛的城裡。

此後假日我都和朋友出門廝混，軌道和輪子摩擦發出疵擦尖叫聲亢奮而叛逆，聽著就是青春該有的聲音，而不是山林間跟山路一樣連綿蜿蜒的蟬聲。

幾次父親好不容易逮到機會，一早就走好遠的路把車開來樓下，收拾一車子家私，按按電鈴，問我要不要一起出去走走，想去哪裡就開車去。

我嘟囔著嘴，置之不理，揪著新買的悠遊卡閃身而過。背後的父親追問：欲去臺北喔？我沒回應，搭上捷運，進我的城去。

此後，嘈雜的電鈴再響起來，就真的只剩嘈雜。漸次忽略後，終於也不響了。對門盆栽

幾經幼時摧殘，數年置之不理任其生長反而茂盛，長得妖嬈。

交了男友，就更不想事事與父母報備，出門前父親問，去臺北嗎？我不知道怎麼說謊，只能保持沉默，知道內情的母親叮囑關心，多添衣，早回家，把我推送出門。我直奔下樓，打開車門，坐在副駕駛座上，駕駛座上的男友不像父親會問要去哪裡，也不吹噓天涯海角都能帶我去，只是溫柔推著方向盤，開往早就安排好的行程中。

關上車門像關上城門，父親被我關在城外。男友的車上了高速公路，往高架橋下一看，一條河不知道到底是將臺北和內湖切開，還是把我和父親切了開。

有時深夜手機響起一接，父親劈頭問，你在哪裡？不回來就別回來了！

話語惹惱了我，遂張著性子回他，以為我沒地方去嗎？悻悻然掛上電話，電話再響切掉不接。男友幾經勸說，安撫情緒，把我載回家，車才停在樓下，還沒按門鈴，門就自己被按了開。上樓時，推開敞著的門，暗夜裡，父親坐在客廳，神情被神龕的粉紅燈照得憔悴。

不是不回來，怎麼又回來？

我無言以對，洗漱也略過直接倒在房間裡，用手機傳簡訊給男友說晚安。

會對著手機螢幕說晚安的男友換了幾個，父親仍深夜坐於神龕前等門，有時不放心我在半夜出門，顧不得停車位等等就被占了的開車去找。一回我在夜店喝得多了，自知不勝酒力也要留下來玩，朋友卻都散了，在險些醉成爛泥前我急電回家，只報了大概地址，沒說更多資訊。父親打開紙本地圖，在棋盤格狀堅硬的路名與路名之間搜索，開車出門，到了店門沒

位子停車，只得一圈一圈的繞，繞到我稍稍清醒，能接起電話，手腳並用學步般地爬出店外，開了車門，卻又吐了一車。

你不是說臺北你來不了嗎？怎麼又來了？

父親不說話，直直把我送回家中。

一次尖峰時間搭捷運，月臺裡塞滿了人，沿著白線排隊的人群中站著三個工人，身上沾著塵土，各自背著一袋家私，不敢隨意移動轉身，只能等著車來，開門，他們一邊說著不好意思，一邊把自己塞進車廂裡的最角落，小聲的用閩南語說著沒有車子真是不方便，明天天氣又會這麼熱，這些話。三人分別在三個站下車，走出門時，他們閃躲著其他人，而其他人亦閃躲著他們。第三個工人出站時，明明還背著沉重的工具，表情卻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擔般，終於自在了。

那一瞬間，我想起父親背著一袋沉重的家私，裡頭裝著電鑽、鐵鎚等數不清叫不出名字的工具，受雇於出錢的資方，看建築師的藍圖，聽工頭的指揮，把臺北蓋出一座城之後，他像那些風雨烈日下吹曬刻虐的鷹架和綠色圍籬一樣，直至功成身退，訕訕退出城外，讓這些光鮮亮麗的符號進駐城中。

是他蓋起這座城，又被城阻擋在外。

父親退休後，哥哥跟他要了車子，將這輛從不進臺北的銀白色房車開進臺北城工作，而

我也日日通勤搭捷運進城。父親至此沒有按兩聲電鈴的理由，有的也只是倒完垃圾，在樓下按兩聲電鈴，孩子疾步開門隨即又躲進房內，迎接父親的是晃蕩的門板和樓梯間昏黃的燈。

有時他會說起當年的內湖還不歸屬於臺北市的年代，四處都是田地和水溝，要上學得走上好大一段路，涉過渠道，撥開樹林橫棘才能得到學校，漫長話語儼然一段先民開發史；而火車站周圍與東西南北四門連線半徑所圈的繁華之地，有百貨公司，有戲院餐廳，有乾爽的柏油路和整齊的行道樹，那才是他們的臺北城。

他們也曾進城過，但久不進城，城把他們拋棄了而他們亦拋棄了城，自己也在城市的角落築上一道牆，寧願把記憶保留在三十年前騎野狼進城到西門町吃雪王冰、看電影的泛黃年代。

我從燒得熱燙的野狼油箱上頭慢慢爬下，下車的瞬間三十年過去，回頭看見父親原本西裝油頭如今都已白髮蒼蒼，太陽眼鏡換成了白內障手術後戴的特殊針孔眼鏡，粗厚溫暖的手掌控制著全家人的方向而今蒼老起皺了也就慢慢放下舵頭，只能提起菜籃和拎走垃圾袋。在車子與車子更迭之間他走過的路越來越多，卻越來越近，不能走遠，直至現在沒有一臺車供他驅使，他爾居家中，日日等著兩個孩子經過那些他不想停步的紅線和等不及的紅燈，出臺北城，過基隆河，回到他的身邊，吃他做的飯菜。

還在臺北嗎？晚上要不要回來吃飯？

我趕忙返家，卻見一屋子人去樓空，半晌才聽見鑰匙鈴啣碎響，門一打開，父親背著運

動背包、母親穿起紅色帆布鞋，兩人提著淡水老餅店的鳳梨酥餅、沙琪瑪，戴著動物園的大象帽子企鵝帽子，買了一打鶯歌陶瓷杯，還在西門町看了一場電影，買了N牌的新鞋穿，他們像出門遠足的小孩子剛回來，看見了我笑得訕訕，笑得傻呆。

回來啦？馬上煮晚飯給你吃。

他們放下手中大包小包，進廚房裡料理晚餐。我看著那張敬老悠遊卡，彷彿一張通行證，帶著他們走遍老了之後的天涯海角，走進我的小小山城。

是的，總有一個地方開車到不了，總有一個地方父親不能豪邁轉動他的方向盤帶著孩子去。而剩下那條通往未知繁華城的泱泱大路，他要笑著看著我，好好的走。

### 評審意見／劉克襄

題目一語道破，整篇文章意欲表述的主旨。早年的內湖尚未開發，儼然如臺北的鄉下。作者世居此地，建築工人的父親把臺北視為繁華城市的生活環境，帶著一種鄉下人的疏離和陌生。透過此一細膩觀察，他由此深入描述跟父親的互動，微妙地點出家庭的變革，以及一座城市在快速交通發展下帶來的巨大轉變。

這座城意外地成為父親跟他之間的一道高牆。但隨著時間，自己的年長，以及進到城裡工作，又或者內湖已屬於城裡時，他和父親的關係也隱隱躍出另一層次的關係。城的隔閡不再，家人的關係也轉趨於親密和體諒。文本乍看輕描淡寫的，但切入角度頗讓人驚喜。